

我為什麼學禪，又為了學禪而去學射藝，是需要一番解釋的。我在做學生的時候，就好像受了一種秘密力量的驅使，對通玄術有所偏愛；雖然那個時代的風氣，並不重視這種興趣。可是，不論我如何努力，我都只能從外面去接近這些密教的著作。雖然我知道怎樣在所謂原始的玄秘現象外面繞圈子，卻無法踰越像道牆一樣包圍著這神秘物的界線。在浩瀚的玄學文獻中，我也找不到我確實要找的東西。既失望又氣餒，我漸漸明白，只有真正無執的人才能了解「去執」的意義；也只有那能觀照而完全無我的人，才有資格與「離相的神明」合而為一。因此，我明白，除了靠親身的經驗與痛苦之外，別無他途可以到達玄秘的鵠的；如果沒有這一前提，一切談玄說妙，都只是空話。但是，怎樣才能成為一個通玄之士呢？怎樣才能達到真正的不是幻想的離執的境界呢？對於那些與大祖師們在時間的深淵上隔了好幾個世紀的人，是不是還有一條路可通呢？對於生長在截然不同的環境裡的現代人，也還有條途徑可循嗎？雖然也有人指點我一條路，以及沿途的休息站和漸進的次第，並保證此路可使我達到目的，我卻也沒有在那裡找到差強人意的答案。要走這條路，我卻沒有確切而次第分明的指南以代替一位大師，使我至少

可以完成部份的旅程。但是，即令有了這種指南，是不是就夠了呢？是不是這指南，充其量也只能使人有所準備，以接受某些即使是最好的方法也無法提供的東西，因此，也不是能產生玄秘經驗的人為的安排呢？不管我怎樣看這問題，我都是碰壁。可是，我仍然無法制止自己不停的敲那門環。我渴望不止，而到倦於渴望的時候，又渴望有那渴望的心。

因此，在人家問我（此時我已是一所大學的講師）想不想去東京大學教哲學的時候，我以特別欣快的心情歡迎這個可以認識日本這國家與人民的機會，也因為它可使我有接觸佛教之望，並可因之修習玄學的內觀。我已經聽說，在日本仍存在有保護得很嚴密的禪的傳統；一套經過許多世紀考驗的傳授的藝術；和，最重要的，精通鍊心術的教禪的老師。

我對這新環境剛剛有些熟悉，便開始去實現我的願望了。立即，我就遭遇到難堪的閉門羹。人家告訴我，從來還未有過一個歐洲人認真的和禪發生過關係。禪是一絲「教導」的痕跡都不許有的，我不可企求它能在「理論」方面給我滿足。我費了許多鐘點，

才使他們明白為什麼我要特別獻身於不重理論的禪。聽了這話，他們又告訴我說，歐洲人想深入這種心靈生活的領域，是完全無望的（這種心靈生活也許是東方產品中最怪異的一種）除非他先從學習一門與禪有關的藝術著手。

須先進預備學校的念頭，並未令我卻步。我覺得只要有希望稍稍接近些禪，我做什麼都願意。一條迂迴的路線，不管多麼吃力，總比沒有路好。但是，在所提出的各種藝術中，我要學那一種好呢？我的妻子，稍一猶疑之後，即決定了花道和繪畫，而我則覺得射藝似乎對我更合適，因為我錯誤地——後來才發現——認為我用步鎗和手鎗射擊的經驗應當對我有利。

我求一位同事，法學教授宗藏小町屋（? Sozo Komachiya），替我在他以前的教師，極負盛名的健藏栗（? Kenzo Awa）大師門下報名做個學生。大師起先不肯收我，說他以前上過當，教過一個外國學生，至今仍覺後悔。他為免學生承受這種藝術的特別精神負擔，無意作第二次的讓步。我抗議說，「一位對工作如此認真的老師，應該可以收我做他最小的弟子。」他看我不是為了好玩而是為了求「大道」才學這技藝，方始

答應收我做門徒，也收了我的妻子。在日本，女子學射箭是一項古老的習俗，大師的太太和兩個女兒，也都是勤於此道的。

就這樣，一堂漫長而艱辛的課程開始了。我的朋友小町屋先生，先曾固執地為我們做說客，幾乎做了我們的保人，現在成了我們的翻譯。同時，我的運氣不錯，居然被邀請參加我妻的花道和繪畫的課程，使我可以從不斷的比較這些互為消長的藝術中，得到更廣大的了解禪的基礎。